

青年文学創作选集

小說选輯

在冬天的牧場上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年文学創作选集

在冬天的牧場上

中國作家協會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在冬天的牧場上

中國作家协会編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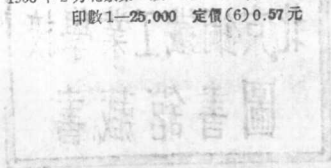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6 3/8印張 123,000字

1956年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0 定價(6)0.57元



編輯說明

一、近年來，由於黨、團的領導和幫助，由於各地文藝團體和報刊編輯部的指導和培養，由於社會上各方面的關懷，全國各地湧現出人數眾多的青年文學創作者。他們從各個不同的角落，寫出了大批生動的作品，反映了我們祖國人民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對人民起了有力的教育和鼓舞作用。這一支朝氣蓬勃的新軍，已成為發展和繁榮我國文學事業的強大的後備力量。為了迎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新高潮，初步地檢閱近年來青年文學創作者的成績，鼓勵青年文學創作者相互學習，進一步推動文學事業的發展，特在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召開之前，編印了這套選集，定名為“青年文學創作選集”。

二、“青年文學創作選集”所選的作品，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五年底為止，在各地報刊上發表的作品。按小說、散文特寫、詩歌、劇本、兒童文學、說唱文學等文學形式分編成十輯。在內容上，我們着重選取能夠反映新生活、新人物，而又具有一定藝術水平和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青年文學創作選集”的作者大多為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也選取了一部分三十歲至三十五歲而從事創作時間較短或工農業餘作者的作品。作者的成員包括工人、農民、戰士、學生、機關幹部、教育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和一部分青年創作

幹部。为了照顧各个方面的青年作者，除詩歌以外，所选的作品，每人以一篇为限。

四、“青年文学創作选集”主要是从各省、市文联、報刊編輯部、出版机关推荐的作品中，加以選擇編成。在这裏，謹向給我們推荐作品的單位致謝。因为時間匆促，調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深入、細緻，遺漏和不妥之处，恐所难免，希望各方面的同志給予指正。

中國作家协会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目 次

檢驗工葉英	南 丁 (1)
摘南瓜	胡林天 (34)
感謝	吐·納西洛夫 (42)
前途	李双寿 (48)
“雞鴨委員”	从維熙 (56)
初春時節	徐 慎 (66)
革命之花	李正發 (96)
玉蘭的決心	寒 冰 (117)
送款	包廷俊 (131)
在冬天的牧場上	安柯欽夫 (140)
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阿·麥斯伍德 (155)
奇怪的數目字	文 達 (167)

檢驗工葉英

南 丁

葉英帶着機工車間的介紹信，來到了二工段段長辦公室。段長不在，只有一個年青的辦事員低頭在抄寫什麼。他正叫那一大堆表報上的阿拉伯字母搞的頭昏腦脹、愁眉苦臉的。大半是計算好了一個什麼，這個青年人把表報往旁邊一推，又從另一邊移過了些待計算抄寫的表報，長長的出了口氣。這時他才抬起頭來，問葉英“什麼事？同志。”

“找段長。”

“找段長？”

“嗯，分配到你們段裏了。檢驗工。”

這個青年人一聽檢驗工三個字，不由的上下仔細打量了一下葉英。葉英什麼都美，那一對明澈的大眼睛，黑黑的那麼深沉，顯得這個女孩子的思想也是深沉得很。只是鼻子略微的塌了那麼一點，略微的一點點。嘴唇薄薄的，一定是個不肯饒人的姑娘。葉英給那個青年人的最初印象就是這樣。

葉英看這個青年人沒說什麼，又愁眉苦臉的搞他的表報了。她心中有數，她知道為什麼一提檢驗工，這個青年人就這樣的來打量自己。在檢驗科、人事科那裏，她多多少少對二工段有些了解。段長趙得更更是她所熟悉的，趙得和自己的父親

一起做工十多年，和父親是老朋友了，自己一直到去年上技術訓練班學習時，還是沒改口的叫他“趙大叔”。這次回來還沒見面呢。

從人事科和檢驗科那裏，葉英聽到二工段出的廢品多，工段領導上和一些工人對檢驗工有很多意見，原來的檢驗工也是個女同志，在二工段幹不下去了，要求調動工作，爲這事還會哭過兩次。工人與檢驗工之間鬧意見，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在二工段就更是這樣。據說那個女檢驗工有一次檢驗了幾件產品，認爲不合格，應退修，工人不服，官司打到檢驗科，經過覆驗，其中有的是合格的，這下工人可抓住小辮子了，以後對檢驗員更是不滿意。葉英被分配到二工段來，就是接替原來的檢驗工的。

葉英用眼睛掃了掃工段辦公室的簡單擺設，幾張高低不平的桌、椅，牆上、桌上都是報表、數目字。她又用鼻子嗅了嗅這一切發出來的機油的氣味，這都是葉英熟悉的，使她感到親切。她看了看那張堆滿報表的大一些的辦公桌，心想那一定是段長的。

葉英坐在那裏感到寂寞，站起來走動了走動，就坐在段長的椅子上了。她隨便的翻了翻那些髒污的報表，裝着漫不經心的問了句：“段長不大喜歡檢驗工吧？”

青年人歪頭看了一下葉英，仍未停下他的工作。

“難說，我們段長是好人哪。”

“好人。”

“是啊，高大的個子，一架小山似的，一見面怪吓人的，可

是處長了就知道，和藹可親！有時候也發脾氣，火山爆發似的，可是沒關係，一會就風平浪靜了。”

青年人刷刷刷的又搞好了——張報表，長長的出了口氣。他給自己倒了杯水，自言自語的說：“休息一分鐘！”喝完了水，就又要去搞那些報表了。

接着接着，他却又禁不住誇耀起自己的段長了。

“咱們段長護廠時很有功勞哇，沒升段長前，聽說在鑛工中是頭一份哩，過些日子，一切你都會明白……”

“我知道。”葉英說。

那青年人看了看她，葉英就又故意加上了句：“老朋友了。”

青年人看着葉英這張小孩似的瓜子臉，忍不住“撲哧”的笑出了聲，惹得葉英也笑起來。

門猛然開了，車間嘈雜的機器聲飛了進來。趙得站在門口，巍巍峩峩像一架小山。他渾身充滿了力量，胸脯和兩肩都好像叫自己內部的一種什麼力量要崩得炸裂了似的，眼睛却又那麼微醉着，使人老以為他剛剛喝過四兩酒（事實上他平常並不喝酒），這種眼睛很刺人。在葉英眼裏，這個趙大叔仍是老樣子，只是肩膀上扛着的那顆大腦袋，鬚髮已略顯灰白了。時間，把趙大叔折磨老了。

趙得稍愣怔了一下，就大笑了起來。

“哈哈，我以為他們會把我撤職，給派來了一位女段長來了呢。原來是你呀，小鬼，才回來？”他用粗大的手掌照老習慣那樣按着葉英的頭，葉英重又坐下。那個青年人歪着頭，偷偷

向葉英眨了眨眼睛，葉英笑了笑。

趙得掃了掃桌上的報表，就坐在葉英的對面了，眯細着眼睛看着葉英說：“看看，你大叔這年把瘦多了吧。”

葉英說：“和從前一樣，精神飽滿！”

趙得揉了揉腦袋：“還是這麼會耍嘴片子。不行了，頭髮都白了，老了，人老珠黃不值錢了。”

葉英看着趙大叔的眼睛，聽着這不知從哪拾來的胡按上的一句成語，忍不住只想笑。

趙得好意的瞪了葉英一眼，無限感慨的說：

“大叔當了這倒霉的段長，挨了不少板子，臉上叫抹了不少黑，橫一道豎一道的，成了二花臉了。還不如乾脆給我來個撤職查辦，仍去幹我的老本行，保準叫人人都點頭，就憑我這雙手，”說着就伸出那一雙老繭未退的粗大的手來。

趙得稍停了停，很想向自己的親人葉英訴出一大段的苦經來，可是他剛說了“我這個段長呀……”就停住了，只嘆了口氣，就用他那粗大的手指，不很靈便的去翻弄日報表什麼的了，嘴裏咕嚕着：

“進度，進度，媽的！你越是進度，檢驗員就越是給你挑眼，又是報廢，又是退修，她畫起紅道道、黃道道來，倒是容易得很。這下好，上級批評你完不成計劃，檢驗員說你不合規格，小英子呀，你大叔叫這上下一擠，就擠成肉餅了……”

趙得瞅了瞅日曆牌，日曆牌上仍是昨天的日子，十月二十日，他站起來把昨天的日子撕了，扯得粉碎，扔到字紙簍裏。

他點燃了一支煙，噴出一大口煙霧來，因為離得太近，把

葉英噲得只想咳嗽。葉英本想立即和趙得談談自己的工作，可是，一聽到這位段長帶着這麼大的牢騷提到了檢驗員，就想聽聽再說。

那個青年人狡黠的看了葉英一眼，拿着報表下車間去了。

趙得吹了吹煙灰，繼續咕嚕着：

“下旬了，而進度，聯系合同……，真見他媽的鬼！唉，這個檢驗員，黃毛丫頭，專挑我的眼，質量，質量，整天嘴上不斷，就好像這世界上只她一個人懂得質量一樣，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呀；我做工那會，她大半連媽還不會叫呢，這會整天就給你叫着質量，質量……。”

他用大手一煽，帶來了一陣風。

“算了，算了。小英子，你一來大叔就發牢騷，還忘掉問你在哪工作，還在你爸爸那一段啊？五段搞的不壞呀，你爸爸那老頭子，現在是個了不起的人物，風頭出够了。”

葉英這才掏出了介紹信，交給了趙得。

“大叔，不回五段了，就在你這段。”

趙得接過信，看也未看，就往桌上一放。

“好主意，車間到底是答應了我的請求。我們正需要人，你住了一年訓練班，技術快趕上你大叔了吧，哈哈，到捷克床子上去，嶄新的車床。你看，大叔待你保準不比你爸爸壞。”

葉英搖了搖頭，說：“改行了，大叔，不幹鐵工了。”

趙得這才一面驚訝的咕嚕着，一面忙拿起那信看。那信上寫着：你段檢驗工黃華另調他段，由葉英接任。他把信放在桌上，用大手按着，微醉的眼睛刺着葉英，葉英也大睜着她那

對明澈的大眼睛，不知這位趙大叔要談些什麼。趙得把眼睛從葉英那裏移開，站了起來，說：

“誰想的好主意？檢驗工，爲什麼要你幹檢驗工呢？檢驗工是個指東劃西挑毛病的工作，而你，小英子！你是一個真正的好彥工，有前途的，却來幹這碼子事？”

葉英也站了起來，她不允許任何人對她的職業進行侮辱，臉激動得微微紅着。

“大叔，你說得不對！檢驗工不是指東劃西挑毛病，檢驗工是保證產品質量的。”

趙得攤開了雙手，復又坐下，他知道這女孩子的性格，一個做叔叔的要是站起來和一個小女孩子吵架，才是笑話。他想起自己剛才大罵了半天檢驗工，不想檢驗工就正在眼前，不由得好笑起來。

“你這個小機靈鬼呀，爲什麼早不說，我罵了半天檢驗工，你不高興了吧，嗯？”

葉英說：“當然不高興，可是這也不要緊。”

趙得坐在自己段長的位子上，把煙頭扔在腳下踩滅。問道：

“什麼時候開始工作？”

“立刻，段長同志。”

趙得看葉英一本正經起來，就越發覺得好笑。在他的思想裏，這時竟充滿了葉英還是孩童時的那些個景象，趕也趕不走。

“好哇，一會找個人去把黃華叫來，辦辦交代。”

趙得用手碰了碰桌上的那些報表，不自禁的搖搖他的頭，自己眼看着長大的葉英，突然到自己工段來當“檢驗工”了，他總不大習慣。他越看葉英，腦子裏就越是浮現出葉英小時的可愛的小臉來，扎着一根衝天小辮，淌着兩行鼻涕，一見面就喊：“趙大叔，糖。”就好像這時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已快二十歲了的女檢驗工，仍是那個淌着清水鼻涕的小姑娘似的。

葉英站在那裏，看着趙得的眼睛視而不見的樣子，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趙得醒悟過來，讓葉英坐在自己的對面。他給葉英倒了杯茶，然後說：

“你大叔穿‘小鞋’穿够了，臉上的黑也不少了，你再來給抹兩道，唱‘包黑子’就不用打臉子了。可是，小英子呀，我相信你，你懂技術，不會吹毛求疵，專抓你大叔的小辮子。”

葉英說：“我一定會認真地執行我的工作，段長同志。”

“‘段長同志’！誰教你這樣喊的？不要一本正經的，我不習慣。以後，你要是也給你大叔‘小鞋’穿，小英子呀，罵你是聽過了，可你還得小心這個。”說着拳頭在葉英臉前晃了晃，葉英趕忙仰起了臉，生怕那隻大拳頭會碰到自己的鼻子似的。

趙得也發現自己太過分了，隨後改口說：“你來得好，小英子！關係不同尋常，彼此會有担待，……有啥困難，就不客氣告訴大叔！”

*

*

*

葉英和那個蓬鬆着頭髮的女檢驗工黃華，在工段專為檢驗工準備下的角落裏辦完了交代，那個女孩子說了聲：“我走了，葉英同志。”就匆匆走了，頭也不回，就好像這倒霉的工段

一分鐘也不能多停留似的。葉英用眼睛把這位同行送出了門口。她心裏有些同情她，可又多少有些輕蔑的感情。同情的是：看她這個樣，一定是受過不少的委屈。輕蔑的是：怎麼能用軟弱和眼淚來對待工作呢？

葉英深深的吸了一口這車間散發出的濃重的機油氣味，仔細的打量了一下工段。各種各樣小巧的元車、銑車、刨床、鑽床，分成兩行排列着，發出“嗡嗡，吱吱”的聲響，匯成了一片聲音的海洋。工人都正低着頭在全力對付車床。老遠的不知是誰做了個鬼臉，不知爲什麼，也不知是對誰。可是葉英敏感的覺得：與自己的來是有關係的。

葉英蹲下，正待檢驗積壓下來的產品。工段的紅燈亮了，汽笛尖着嗓子叫着，掛鐘正指着五點，下工了。

有些工人並不比這位趙段長好些，他們對檢驗員，有着各式各樣的成見，和檢驗員總好像結下了不解之怨似的。這天，葉英正低着頭忙碌的檢驗着產品，一個青年工人經過這裏，發現了自己加工的六十件產品，分成紅、黃、綠三堆放着：退修，報廢，合格差不多各有三分之一。他半天沒有說話，然後才抑止着故作鎮靜的說：

“檢驗員同志，我要求你再檢驗一次。”一邊用手指着那堆畫黃道道的報廢品和那堆畫紅道道的退修品。

葉英抬起了頭，模模糊糊的覺得就是那天做鬼臉的那個青年。她看見這個青年故作有禮貌的那個勁，實在好笑。可是，這青年嘴角上流露出的挑戰意味，是怎麼也掩藏不住的。葉英準備好應戰，也有禮貌的回答了聲：

“同志，認真檢驗過了。”

那個青年鑄工加重了語氣，重複說了一次：“我要求你再檢驗一次，檢驗員同志。”

葉英說：“沒有必要，同志。檢驗器不會騙人。”

那個青年鑄工竟勃然大怒起來：“給我再檢驗一次！”

葉英驚訝的抬起頭來，只輕蔑的看了這個一臉怒容的青年人，就復又低頭做她的工作，沒有回答。沒有回答，是最容易激起一個挑戰者的憤怒的。這個青年大喊大叫着說：

“我不服你的檢驗，比你高明得多的檢驗員我見過，可你算什麼，哼，專挑毛病，我就不服，看你怎樣？”說着走着，走着咕嚕着，竟然咕咕嚕嚕的罵起“這個塌鼻子”來了。

葉英本想用極大的意志力壓制着自己，不要一來就和人家吵架，可是她的性格不允許她這樣，她把薄薄的嘴唇咬得一排牙印，還是忍不住的站了起來。

人們的眼睛望着葉英走到那個青年車工正在運轉的車床邊。她就站在那裏，眼睛對那個青年直視着，聲音都有點發抖了：

“你怎麼會不知道什麼是工作責任？出了廢品，給國家造成了損失，還好像很光榮一樣的大嚷大叫，這沒有什麼光榮，同志。這，可恥！”

那個青年臉都氣紫了，嘴哆嗦着，葉英來得這樣突然，他竟莫知所答了。葉英沒等回答，轉身就走。

晚上，葉英坐在桌前長久的想着白天發生的事。好久好久，一動也沒有動。後來她不由自主的握緊了自己的拳頭，在

桌子上輕輕敲擊着。

葉英想了又想，就拿出了日記本子，寫下這天的日記：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到二工段做檢驗工以來，今天遭遇了第一個困難。我和一個青年鑄工吵了起來，錯誤的當然是他，出了廢品，還怪三怪四的，好像很有理似的。他完全不懂得什麼是鑄工的光榮，實在很好笑。

困難只能吓倒那些個愛流眼淚的女孩子（如黃華）。我是不怕的，我要憑着青年團員的良心和責任感工作，我的責任就是：“挑毛病”（如那個與我吵架的青年鑄工說的），不讓廢品和退修品混過關去。

葉英記完了日記就躺在床上看“爲了幸福的明天”。

爸爸老是上夜班，父女倆已是好多天沒見面了。葉英實在有些想念爸爸，實在想和爸爸談談，她腦子裏閃了閃爸爸的影子，但却立即被邵玉梅怕雷汞爆炸毀滅了整個工廠，不顧一切的用兩隻手撲打着火苗那段動人的情節吸引住了。看完了這一段，葉英把書放在枕邊，凝想起來。邵玉梅的行動，又燃燒起了久久埋在葉英心中的爲祖國建立功勛的強烈願望。她閉上了燈，在床上翻來轉去，很久不能入睡。她想：我工作是有困難，可是，比起人家邵玉梅呢？……

*

*

*

趙得正如他自己說的，自從幹了這倒霉的段長以來，真是百事不順。特別是近兩個月，沒完成計劃，廢品出得多，裝配

車間拿着聯系合同找自己要產品，機工車間批評自己把整個車間的計劃拖下了，總之，一片指責聲。你去看看計劃科張貼的日報表就能把人氣死，二工段完成計劃欄裏是用黑色的墨水寫的，而人家都是紅色。廢品欄裏的數字更是突出，這還不算，而且還畫了一隻手，食指直指着二工段。反正全廠都知道二工段了，都知道我趙段長了。趙得很苦惱，他自己不能從苦惱中解脫出來，他總想找一個親人訴訴自己的苦衷，那天他和葉英說了那麼些，就是帶着這種心情訴說的，不想沒得到同情與溫暖，而却碰了這女孩子的釘子。他好幾次想找葉英的父親葉爲義談談心，他是共產黨員，又是老朋友，會體貼自己，幫助自己。但一想到人家現在樣樣搞得好，談談還不是教訓自己一通完事，他最聽不得各種各樣的教訓了。近來，他脾氣變得愈發暴躁起來，怨氣沖天，他不單是罵檢驗員是跟他作對，他也罵工人是廢料。他想對自己一片喝采聲的時代是過去了。黃華的走，他也震動了一下，可是，只是震動了一下而已，他並未多去想。這次這個青年車工與葉英吵架的事，他也知道，可他並未究明誰是誰非，加以過問。他自己還過問不了自己呢？

車間的黨支部書記唐亮，也知道了工人與檢驗員吵架的事，黃華兩次要求調動工作，他已開始注意這個工段，可他一直在五工段，沒有抽出身來，這回他覺得非到二工段來看看不行了。唐亮到二工段車間裏轉了轉，就到段長辦公室來了，趙得正坐在那裏翻着報表。唐亮詢問了一般的情況後，就和趙得談了起來。他批評二工段政治空氣薄弱，工人隨便與檢驗員